



# “一带一路”解决国际公共产品供给不均衡

■ 力甫

中国新闻出版集团旗下民主法制出版社主编的中国全球战略丛书的第一本书,《一带一路:全球发展的中国逻辑》出版了,作者是著名的经济评论家冯先生。中国全球战略丛书由郑必坚先生任主编,选题视野比较阔大,也是中国出版界一扫“浮躁气”,在努力向读者提供多种精神食粮的同时,开始着眼于诸如战略这样重大选题领域的重要出版企划。

阅读具有多种需求性,所谓“开卷有益”是也,但一些重大题材的书是不可或缺的。战略这样一个概念虽然已经较早进入人们的语汇,甚至在地方政府和大企业的各种文本里,几乎有种满天飞的感觉,但真正谈起有关的话题,好像笃定是个“小众话题”。在更大的范围里提及战略,也好像只有西方学者的原文与译著才有天生的话语权。这无疑是一个误解。西方谈战略,东方也谈战略。战略是沉重的,其实也可以举重若轻。《一带一路:全球发展的中国逻辑》论述的是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一带一路”,而“一带一路”发展战略的提出与不断完善,就是举重若轻的一种典范。据笔者所知,战略在英文里的对译,似乎是of Acting,含有韬略与策划的多层意思,并没有完全对等的词,因此无论是国事、企业事或天下事,都可以在战略层面上认真地讨论。这是全面提高国民素质特别是理性素质的一个重要方面。

事实上,从改革开放到如今,人们的视野越来越宽,国家的发展、个人的事业,所有观察维度都同世界视角紧密联在一起。换句话说,身边事是重要的,国家事天下事更是重要的。中国全球战略丛书的陆续推出,满足了读者自己也未必觉察到的“隐性饥饿感”,这将是这套丛书会得到读者欢迎的最重要的一点。

写作这则小评,《一带一路:全球发展的中国逻辑》正在付梓,我看到的是PDF电子版,还没来得及细读,但作者的知识结构、写作功力和对“一带一路”发展战略认识的深度与论述视角的宽度,是目前我所见到的有关材料所不能相比的。这确乎是一本沉甸甸却又相对好看的书,即使其中

有那么多资料与数字,也有许多关于地缘学说的抽象理论与评价,读起来并不觉枯燥,有的章节甚至还有引人入胜浮想联翩之感。

《一带一路:全球发展的中国逻辑》也不是一部简单的应时之作,作者高度评价了“一带一路”提出至今近两年的国内与世界的积极反响和不断推进的实践,在经济全球化发展的“不均衡”以及“跨大区域经济合作”现象,以及欧亚经济一体走向等方面,也提出令人耳目一新的分析,从而阐述了“一带一路”发展战略走向成功的必然性。再比如“共商、共建、共享”,是“一带一路”的精髓和成功的主要元素。这也使人想起老子的那句哲言:“以其不自生,故能长生”,这是中华的胸怀,也是“一带一路”的历史胸怀。

研究古丝路的著作汗牛充栋,探讨新丝路的文章也在不断出现。从古丝路到新丝路,是中国与世界发展新的理论的回归与提升。这种回归与提升既受地缘规律支配,也受市场规律深刻影响,能从这些重要的规律中透视“一带一路”的未来,同时鲜明地指出西方地缘政治军事理论对地缘经济发展的扭曲。这是本书的一个亮点。近来,“一带一路”在引起更多共鸣的同时,也不时出现一些另类“唱衰”,如“一带一路”面临机遇也面临挑战等等,意在放大某种信息,甚至对已经成功筹备的亚投行也不断发出质疑声。但哪个成功的战略不会面临挑战呢?那无非是想否定丝路现代复兴的历史走向和基于地缘规律的深厚根基。有一次,笔者与一位企业发展战略学者交谈,他说,是战略就免不了面对挑战,好战略有一个特征,一般人一听就懂,而“专业人”认为挑战性较强;不中用的战略则是一般人听不懂而“专业人”自以为得意的。“一带一路”就是世人一听都能懂都能共同力行的大战略。

《一带一路:全球发展的中国逻辑》好读,也在于作者能在古丝路与新丝路之间进行历史穿梭,明确勾勒出一条世界文明世界经济共同发展的逻辑线,并具有一定的知识性。殷切希望中国全球战略丛书的出版能为全面系统建立中国自己的战略理论开个好头。

## 一本厚重好读的书

■ 尚虎平

普遍认为,老一辈领导干部对民族的责任心、使命感要强得多,他们无论职位高低和年龄大小,都在执着地践行着“位卑不敢忘忧国”“龄长不敢忘忧民”的信条。本人也一直深为认可这种说法。最近,在拜读了《经济日报》原总编辑冯井先生的新作《“一带一路”:全球发展的中国逻辑》之后,更加切身感受到了这一点。作为没有刚性工作任务约束的“赛乐仙”,先生完全可以去游山玩水,去享受各种以前因为工作太忙而未曾享的福,然他并没有像常人那样去“颐养天年”,而是依然在付出心力。《“一带一路”:全球发展的中国逻辑》就是先生沉下心来,梳理自己几十年的积累,充满了启迪的一部力作。

《“一带一路”:全球发展的中国逻辑》是一部洋洋洒洒三十万字的大作,要在一篇小文章中描述清楚,是非常困难的事。笔者是公共产品领域的研究学者,从塑造全球治理的公共秩序目标来讲,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一带一路”,是塑造公平、自由的世界经济新规则、新秩序的必由之路。秩序、规则本身就是一种应当均衡供给的国际公共产品,更应当超越少数西方国家主导的不公平、非真正意义上自由的非均衡“私有产品”。“一带一路”提供的新的公共产品是中国从“打开国门”到“走出国门”转变中给世界作出的新贡献,也是中国开始实现全面复兴、引领世界公共产品提供的一种新开端。

《“一带一路”:全球发展的中国逻辑》一书中提出,国际市场秩序、国际经济规则本身属于一种国际范围的公共产品,甚至还是一个全球性“基本公共产品”,如果这类公共产品短缺,会使得国际贸易难以继续。近代以来,由发达国家为主导提供的一批非均衡的公共产品,使得国际贸易成了保护西方利益的“利器”,这种“公共产品”充其量只是一种发达国家才享有消费权的“俱乐部产品”。近几年来,世界经济持续低迷,世界贸易持续走低,这与西方国家主导提供的这种公共产品不均衡、不充足、不公平有着直接关系。

在《“一带一路”:全球发展的中国逻辑》的作者看来,习总书记提出的“一带一路”战略,正好可以医治国际经济领域公共产品提供不足的痼疾,它的目标就是为世界发展提供一种均衡的公共产品,使得世界经济规则更为公平公正,经济秩序更为自由公平。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理论视角。

这本书为我们更清晰地梳理了“一带一路”的地缘结构和习近平总书记战略提出的宏大背景,是我们进一步学习理解“一带一路”发展战略的好读物。“一带一路”的历史依据与现实基础、中华民族复兴的“中国梦”的实现途径、“一带一路”与全球治理的改善、新丝路体系的立体化地缘架构以及“新丝路”体系中物质文化的互动与对流,等等,都可以从这本书中找到一些有意义的视角。

(作者系苏州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上接L2版)

重于自卫也长于自卫的中国必然是一个“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中国。这也是勇于维护主权并永远热爱和平的国家必然的行为选择。

在中国历史上,并没有发生过直接的丝绸战争、瓷器战争和茶叶战争,更不会为了销售鸦片抵触茶叶贸易带来超出而去发动侵略战争。在唐代,倒是有一次应羁縻州(相当于现今的高度自治)之请发生的怛逻斯之战,唐将高仙芝败于刚刚兴起的大食军队,其结果又有些戏剧性,即被俘的军士会打井、会造纸,这些“高技术”便从此传向西亚与欧洲。

相反,在欧洲中世纪结束后,欧洲国家历经文艺复兴,资本主义兴起并进入扩张期,开始走向从前面提到的近东“立凡特”贸易以及东印度公司对印度、对印度支那的殖民和对中国的一系列殖民经济活动,并揭开了海上丝路冲击陆上丝路贸易的新一幕。陆路贸易渐次衰落而海路贸易大兴,是陆上丝绸之路总体发生历史变化的真正原因。但最基本的历史事实是,陆上丝路贸易通畅,和平就是其主旋律和主流。贸易特别是平等贸易从来都是与和平相伴生的。

时移事易,陆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早已成了主权国家,发展成为各国的共识。在世界经济一体化、区域化的新条件下,重走丝路,重新联手,双向互动地建设新丝路和新的丝绸之路经济带,是再合乎逻辑不过的事情。丝路上有没有竞争,自然会有。市场经济本身就是竞争的经济,把市场竞争看作一种斗争,如果不是弄错概念,便是有些难言之隐。

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的自信与自觉,来自于中华文明的深厚渊源,来自于对中国自身发展目标和相关环境条件的认知,来自于对世界发展大势的把握。中国聚精会神地搞建设,需要和平安定的国际环境,反对一切形式的“霸权”也永远不称霸。正像一些美国学者所分析的那样,中国人对中国的歷史感到自豪,相互尊重和责任感是可取的国家间行为的重要组成,但中国的历史和丝绸之路的历史表明,她从来不寻求主导世界。中国积极倡导和践行多边主义,维护《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国际关系的基本准则,维护国际多边贸易组织的决议,积极推动实现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和应对气候变化目标,同时广泛开展与世界各国与地区的互惠互利的经济、贸易、科技、金融与投资合作。因此,“一带一路”构想不仅是高度兼容的,也具有鲜明的和平特质。这种和平特质有着历史文化的继承性。

### 丝绸之路的现实特征

现代丝绸之路也即“一带一路”也有新的现实特征。这些新特征也有三个,即共建共享合作内涵的延展性、丝路联通的通透性以及经济和文化硬软实力交

相融会的浑然一体性。

#### 新丝路共建共享合作内涵的延展性

共商、共建、共享是责、权、利的统一,是平等合作的出发点与落脚点,也是新型国家经济关系的新的准则。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下的经济合作,必然会产生主权的部分让渡,包括税率、过境保税和人员流动的大幅度放宽,等等。事涉主权,必须在共商中平等让渡。新丝路建设是一种跨国跨区域的系统工程,涉及不同国家的社会习惯与治理传统,也关系到不同的国情和不同的现实发展水平与状态,同样需要在共商中求同存异,在相互谅解中达成一致。共商的本质是话语权平等。共建的要领是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重要作用,实现双赢和多赢的经济互补,是市场平等。共享则是在平等互利中分享共同发展成果。共商、共建、共享就是对共同发展完整的诠释,是最能形成人心相向合作效应的建设力量。从一定意义上讲,共商、共建、共享也是倡导建立新的全球经济治理模式乃至世界秩序的“新丝路版”,新丝路的共商、共建、共享性将为人们追求合理的秩序提供有益的参照系,体现了丝路贸易从自发到自觉再到自在的历史提升过程。

#### 新丝路的通透性

新丝路的通透性在古丝路发育的自发过程中一直是一个“软肋”,这与传统的交通运输一直处于原始状态相关。在陆路上,驼队、驴子与马帮是交通与物流千年不变的工具;在海路上,三桅船替代了单桅船已经是一场大的技术革命。自然阻隔影响效率也影响到丝路贸易的辐射半径,形成了工业革命后轮船代替帆船、海路贸易盛于陆路贸易的不均衡状态,直接影响到一些内陆国家的发展。现代交通技术的发展为互联互通与贸易畅通提供了新的条件,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建设,既意味着贸易半径的扩展,也意味着经济合作与发展出现新的格局。经济全球化与区域经济一体化成为地理交通现实的可能。

但是,新丝路的通透性不止于此,“一带一路”构想将两个丝路即陆上丝路与海上丝路整合一起,通盘地、多维地去考察、去规划,使丝路经济贸易发展第一次跳出古丝路的地缘局限和海陆各自不相属的旧棋盘,着眼于海洋和陆地广阔空间的地缘联系,产生了海陆兼通的思维愿景,形成丝路经济发展的新的显著的地缘经济特征,使陆上丝路与海上丝路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海陆并举的通透性。从陆上新丝路的全线路来看,丝绸之路经济带连接着太平洋两岸与波罗的海,是名副其实的跨洋丝路。从海洋上看,已在筹划的希腊港口与“匈塞高铁”的联通将在地中海与波罗的海之间搭建新的“桥梁”,而土耳其伊斯坦布尔海峡隧道的开通,也是欧亚进一步联通

的一个前奏。“一带一路”从交通与物流角度目前只有海陆途径的相对区分,在不断推进的道路联通中,海陆的阻隔终归会消失。人们在探讨希腊港口与“匈塞高铁”海陆互通的同时,也会看到,“一带一路”的地理通透性将出现在更多的地方。例如,2017年中巴经济走廊尽头的瓜德尔港将会竣工,从中国遥远的西部同样会便捷地走向阿拉伯海与阿曼湾、波斯湾,走向苏伊士运河。

早在200年前,就有泰国学者提出修建一条连接南中国海与安达曼的克拉地峡运河。现在,这个世纪设想再次浮现,并被称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一部分。在人们的常识里,马六甲海峡是海上丝绸之路的要道,但它也有自己的通航极限。据测算,马六甲海峡通过的货值占世界的15%至20%,但其通过能力是12.2万艘航船,到2025年,船只通过数量将达到14万艘,达到饱和状态。尽管连接太平洋和印度洋的水道还有巽他海峡与龙目海峡,但航程是前者的两倍至三倍。拟议中的克拉运河可以大幅度减少物流成本。虽然修建长近百公里、深26米的克拉运河,需要耗资200亿美元,但由南中国海到安达曼海,航程可以缩短48小时。另外,从曼谷到中国昆明的准高铁已经列入工程计划,这是“一带一路”地理通透性的又一案例。在各大洲大洋之间会有许多天然屏障,“一带一路”正在改变未来的交通版图,推动丝路经济网络不断延伸。

然而,“一带一路”构想的通透性还显示在发展战略本身的透彻性中,这就是重视历史经验又不拘泥于历史经验,连接了实践认识的历史长河,打通了经济发展规律运行中的认知隔膜,极为明了透彻地点出经济规律与地缘规律在经济发展中的关键作用,使之高度契合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高度契合了经济全球化、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趋势,引出广泛的共识和操作上的顺势力量。

这种透彻性还体现了思维的创新和战略创新。“一带一路”构想具有前瞻性,同时具有一定的双边与多边经济合作的自由度和多维度,既同沿线各国共享发展成果,也同拥有广泛利益的大经济体务实合作,添加了与世界主要大国共同发展的“正能量”,即与多极化世界广泛建立全面经济发展关系,与发展中经济体建立全面经济合作伙伴关系,与发达经济体建立和平、增长、改革、文明四大伙伴关系,同时也为世人瞩目的中美关系走上一条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新型大国关系之路,添加了更为现实的选择。这样一个看似老话题实则是新课题的构想,与众多的西方地缘战略家们的“理论”相比较,少了用政治地缘绑架经济地缘的“虚伪”,多了用经济地缘发展促使政治地缘从扭曲中回归发展的真切,更加契合希望发展的人们的思维逻辑和行为逻辑。

#### 经济和文化硬软实力交相融合的浑然一体性

“一带一路”的和平与共同发展的内核和诚邻、惠邻、富邻的理念,加上双赢多赢的经济合作,硬软实力交相融合,必然形成巨大的影响力,使路子走得更远更长。以中巴经济合作为例,仅建设瓜德尔港的旗舰项目就有30多项,除港口将在2017年完工外,多数要在2030年竣工,耗资450亿美元。在中巴合作需要更频繁的语言交流和相互沟通的情况下,孔子学院变得不可或缺,伊斯兰堡的孔子学院担负使命,于2015年开学。真诚的合作与丝路经济项目的落实,使得双方的硬软实力浑然一体,水乳交融,中巴人文交流中出现“巴铁”(brother,即兄弟)的常用问候开头语,准确地传达了新丝路的这种新特征。

“一带一路”发展构想的战略创新是不言而喻的,它区别于古往今来东方西方的任何一种战略。这是一个以国际经济合作为主旋律的战略。纵观近现代历史,从来没有出现如此明确、如此清晰的国际经济合作战略。团结互信、平等互利、包容互鉴、合作共赢是其战略核心。把经济社会发展放在第一位,把改革开放与经济的相互融入作为发展的动力,把与各国建立全面经济合作战略伙伴关系作为努力方向,对周边国家实行“睦邻、安邻、富邻”,对丝绸之路经济带国家践行亲、诚、惠、容理念,“努力使自身发展更好惠及亚洲国家”。

这是一个以经济全球化和经济均衡发展为目标的战略。世界经济一体化和区域化是世界各个国家地区打破发展瓶颈、拉动经济持续发展的重要途径。特别是2008年美欧先后爆发金融危机和债务危机以来,发达经济体经济复苏缓慢,发展中经济体也受到巨大影响。在经济互利互补中建立多元经济联系,相互之间进一步加深贸易、投资和经济合作。共同发展,既是各国各地区共同的愿景,也是推动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唯一途径。尤其在信息化社会发展条件下,市场要素的流动配置半径发生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重大变化,流动性从来没有如此强烈,流动规模也从来没有如此巨大,谁都不可能闭门发展,更不可能在一些经济领域实行封闭,必须在经济一体化的多种实现形式里推动发展的车轮,寻求新的发展轨道。

这也是一个以和平为出发点和落脚点的战略,是地缘学说的一次回归。在战略学的词典里,几曾见到过“共商、共建、共享”的概念。从麦金德的“陆权论”、斯皮克曼的“边缘地带论”开始,西方战略理论无一不在遏制与军事战争里兜圈子,并使战略问题打上了不平等与主导权争夺的深深烙印,甚至使“战略”与谋取军事与政治经济乃至文化“霸权”之间画上了等号,其最终目标是把自己的发展利益凌驾于别国发展利益之上,而不是如习近平主席所强调的,“自己活得好,也让别人活得好”。